

2022

China Inc. and the World's Response

Shaomin Li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sli@odu.ed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digitalcommons.odu.edu/management_fac_pubs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ons](#)

Original Publication Citation

Li, S. (2022). China, Inc. and the world's response. *Modern China Studies*, 29(1), 1-14.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at ODU Digital Commons.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Management Faculty Public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ODU Digital Comm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digitalcommons@odu.edu.

China, Inc. and the World's Response

Shaomin Li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new book,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The author argues that leveraging its absolute power, low human rights advantage, and tolerance by other countri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Living, working, and investing are not rights but privileges granted by the party. The party is the management of China, Inc., with th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as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the party's general secretary as the CEO. The various ministries are the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China, Inc. Residents in China are the employees of China, Inc.: they need the party's approval for where to live, work, and invest. State-owned firms are business units or subsidiaries, private firms are joint ventures, and foreign firms are franchisees of the party.

China, Inc. enjoys the agility of a firm and the vast resources of a state. Meanwhile, foreign firms competing with Chinese firms can find themselves matched against the mighty Chinese state. *The Rise of China, Inc.* will interest many readers: it will compel business scholars to rethink state-firm relationships; assist multinational business practitioners in formulat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aid policy-makers in countering China's expansion; and inform the public of the massive corporate organization China has become, and how democracies can effectively deal with it.

Keywords: China, Inc., trade war, state-capitalism, state-centered system,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state subsidy, protectionism, human rights, market versus hierarchy, theory of the firm

“举国大公司”的崛起和世界的应对

李少民

美国欧道明大学

摘要

这篇文章是根据作者的新书《举国大公司的崛起：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把中国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的》(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2 年出版)。在这本书里，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依靠低人权优势和其他国家的对此的容忍，把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公司。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不是人们的基本权利，而是由党给予的特权。所有的企业在中国都不是有完全独立产权的、独立的企业。国有企业不过是“举国大公司”的部门或子公司，私营（民营）企业是由党国作为控股股东的合资企业，而外资企业是经中共允许在中国经营的加盟店。中共是举国大公司的管理层，政治局常委会是董事会，政府各部门则是举国大公司的智囊部门。中国的居民并没有完整的公民权，他们的言论、迁徙、居住，甚至兑换货币完全由党来决定，所以他们就是举国大公司的雇员。中共以举国公司的形式在世界上有优势。例如，在国与国之间交往中，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决策迅速、动作灵活；而中国的企业又可以像国家一样有庞大的资源和国家机器的支持。面对举国大公司，世界各国必须重新审视他们对待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政策。

关键词：举国体制，举国大公司，中国大公司，中国共产党，中国产业政策，低人权优势，低交易成本，国有企业，私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中美竞争

“举国大公司”的崛起和世界的应对

研究中国的两大不同视角

在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分歧很大。比如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争论可以非常激烈，可与台湾立法会的争斗相比。例如 2019 年我在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做主题讲演，受到一群从中国来的年轻学者的围攻 (Li, 2019)。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因为看中国的不同视角。我介绍两个主要的视角。

一个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这个视角看问题的目的是“如何促进中国的高速发展？”从这个视角出发，有不同派别。有一派如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认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是因为依靠了自由市场和发展了私有产权 (Zhang, 2019)。另一派如也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则认为中国高速发展的原因是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正确的产业政策 (Lin, 2012)。无论派别，这个视角的重点，是考虑如何发展中国经济，而并不太关心这个发展对世界和他国的影响。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从七、八十年代开始就是主流，那时中国经济落后。我也曾经从这个视角研究中国。比如我和张维迎等作者曾经写文章论述市场竞争对中国发展和制度演进的作用 (Li, Li, & Zhang, 2000)。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它的一举一动都给世界造成巨大的影响。所以，近年来，第二个看中国的视角出现了——即以**他国为中心的视角** (Doshi, 2021; Gingrich, 2019; Li & Farrell, 2020a, b; Pillsbury, 2015)：中国的发展对别国的影响是什么？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从这个视角出发看中国发展，会对中国发展对世界和他国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关注。但在中共眼里，这样看问题，就是“反华”。这些学者并不是反华，他们只是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他们研究的是中共政治经济体制，而不是对中国人种有什么歧见。他们关心的是中共体制对他们国家的福祉的影响，这有什么错？他们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中共的政策影响到世界、影响到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到中国去做研究、发表意见。就像中共雇佣大量人员在美国做研究、发表意见

一样。

顺带指出，如果这些年中国是按照张维迎所主张的，完全尊重私有产权，遵循市场，中国可能在一些行业不会那么快的称霸世界，但经济仍然会发展快，而其它国家也不会对中国发展不安，2018年的美中贸易战可能就不会爆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林毅夫的描述的模式才是引起其它国家所不满的原因，也是导致从2018年开始的美国和中国的对抗或脱钩的原因。

毛-邓-习的一贯性

面对美中对抗和脱钩的前景，研究中国的学者纷纷寻找原因。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953-）背离了改革初期领导人邓小平（1904-1997）制定的路线。这些学者认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1893-1976）的革命激进路线，而习近平则回归毛的文革或激进路线。这些看法不对。

邓小平在毛去世后为中国制定发展方针大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有三大贡献。第一个是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党内的思想解放派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冲破禁区，向民主法制迈进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2021)，但邓小平马上祭起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把民主倾向消灭在萌芽之中。第二是他的实用主义的政策，即所谓：“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如果资本主义有好的东西，我们就拿来用。第三，是他的发展策略：“韬光养晦”。在没有实力的情况下，先发展自己，不挑战美国。这第三条隐含的意思是：当实力强大的时候，就挑战美国。

一般都认为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其实并没有。毛和中共密不可分，他认为党的建设成功的法宝。至于邓把毛的一个人集权领导方式改成高层集体领导方式，这只是当时适应社会对毛集权的反弹和对领导方式的摸索，并不改变一党执政的性质，邓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太上皇。现在中共多年摸索的结果是一个人集权更有利于一党执政。毛和邓的主要区别是：毛不理性、个人至上；而邓讲求实际。

现在评论家们都认为习近平抛弃了邓小平的原则和战略。这是很大的误解。习近平更加坚持党的领导，他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哪里有机会、什么对共产党有好处、他都利用，包括在外国充分利用外国的法律制度。第三，他延续了“韬光养晦”，觉得现在实力已经够了，所以中共开始秀肌肉、挑战美国。而且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的意愿；换一个总书记，也会走到这一步。这是共产党这架大机器运转到今天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这个制度使然。现在中共把从建国、文革、改革用一贯伟大、光荣、正确连续起来，这一切，就是要建立一个属于党的国家。并且总结出来，对共产党来说，最好的发展战略，就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加强对中国的控制，用中国的实力影响和挑战世界、挑战由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制度。

“举国大公司”的崛起

世界对中国模式的描述，大多内涵不清。如“北京共识”、“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官方称中国为“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state-centered economic system）(Tai, 2021)，不仅非常含糊，而且误导。按照这个说法，美国和其它国家应该扶持中国民间企业。但从我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样的结论是错误和危险的。

中共对社会和经济的控制，在公司成立的规定上看得很清楚。在自由国家，成立公司，名字可以自由的选择，只要这个名字没有被别人用，你就可以用。成立公司在政府只是备案，只要手续费用齐全，是自动批准，不需要官员审查，也不需要和官员搞好关系。在中共控制下，成立公司不是自动批准，如果你和政府关系不好，公司很可能就批准不了。

在公司命名上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例如“中国”、“中华”、“全国”、“国家”、“国际”等字样是中共垄断的，私有企业在没有中共批准的情况下是不得使用这些名词的。公司必须开设“对公账户”，也就是说税务局可以直接进入你的银行账户。另外，中共要求在企业内设立党组织。

中共控制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对证券公司的“窗口指导”。如果中国

股市过热，政府监管机构就会给私有证券公司打电话，告诉他们要帮助把股市降温、要卖股票。如果股市过低，监管机构又会告诉证券公司多多买进，把股市提高。

从 2020 年以来，中共干涉控制经济的力度加大，对互联网高科技，教育补习，快递公司快递行业，娱乐行业，游戏行业，还有房地产行业都大加干涉。如蚂蚁集团上市之前，其创始人马云在一个会上稍微批评了一下监管机构，中共立刻把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取消。滴滴出行上市后，据说是因为中共对其上市不高兴，中共命令它停止新客户登录、APP 下架。评论家说，中共这样做对自己没有好处，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按照中共的法律，马云完全有权利批评监管机构，蚂蚁集团和滴滴出行上市都是合法的。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法律。按着实际的、不成文的“法律”，中共是有权决定这些企业的命运的。但实际的、不成文的“法律”是看不见的，所以中共必须时不时的出手，使用这个看不见的权力，才会让企业惧怕、明白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

中共的实际的、不成文的控制权力，适用于所有在中国的企业，包括国企、私企（民企）、外企。国企完全没有独立性，它们不过是中共的一个部门。和中共关系密切的企业，如华为，它实际上就是中共的子公司，一般私企（民企），如蚂蚁集团、滴滴出行，它们的自主权比国有企业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共有控制权的合资企业，虽然中共没有法律上的股份，但中共实际是大股东、有决定权的大股东。外企虽然自主权更大一些，但他们首先要跟中共搞好关系才能进入中国，第二也必须看着中共的眼色来运作。所以，外企等于是有中共给它们的特许权，是中共的加盟店。

在中国居住的人们并不享有在自由国家人们所有的公民权。在中国的人们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地的自由和权利。如一个外地人想在北京居住，他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否则小孩入学、买房、甚至找工作等等都可能都受到限制、甚至不合法。所以没有得到政府批准而迁入某地的中国居民，实际上是非法移民。

从这个角度看，中共就是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举国大公司”。中共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的总部，总书记就是 CEO，政治局常委是董

事会，国家的各个部委，就是这个公司的职能部门，如国家情报系统可以帮助在中国的公司取得经济情报，统战部可以帮助中国公司争取外资、发现投资机会、延揽人才等等。宣传部等于是公司的公关部和市场部。在中国的所有的企业，或是它的部门（国企），或是它的子公司（中共关系企业）、合营公司（私企）、甚至加盟店（外企）。和中共关系越近（如国企），特权越多，同时自主权越少。反之亦然（如外企）。

中国居民就如同这个大公司的雇员一样，不得批评总裁、领导层和公司，不得自由兑换货币（人民币就是“举国大公司“的内部流通券），不能自由迁徙。他们的住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公司的宿舍，没有完整的产权。

总之，在中国，生活、工作、做生意都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党和国家的恩赐，党国可以随时把它们拿走。

中国的产业政策是：首先确定国家优先发展的行业，然后把这些行业保护起来不让外资竞争，扶植本地公司，国家帮助他们取得技术，然后运用举国之力，很快的发展这些行业。因为中国市场很大，可以关起门来，让本地公司在这个大市场里很快的取得大的经济规模和成本优势。一旦它们技术成熟，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国家就鼓励它们走向世界，成为这个行业的最大的供应商 (Li & Farrell, 2020a; Wen, 2019)。这个模式，实际上并不是国家的产业政策，因为产业政策仅仅具有指导意义。这个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大公司的战略。在这个战略下，“举国大公司“在汽车电池、太阳能发电、和高铁等等产业，在很短的时间，变成世界上最大的供应商。2021年中国的《科技日报》报道了”35项卡脖子技术和中国尚未掌握的60余项核心技术清单“(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2021)。可以预见，这些产品将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战略。

把中国当成一个大公司管理，有很多优势。在国家与国家的交往中，中国政府可以像公司一样灵活、反应迅速，不用担心国内（即公司内）有任何阻力。在公司与公司的竞争中，中国的公司又可以像一个庞大的政府一样，在政府支持下，它的资源几乎是无限的。中共用管理公司

的方法指挥全国，比用政治运动指挥全国更平稳。

中国的 GDP，按实际购买力计算，在 2020 年左右是 23 万亿美元，比美国的 20 万亿要大。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中国政府控制的 GDP 大约有 56% 左右，大大高于美国政府的 33% (Li & Alon, 2020)。所以中共控制的“举国大公司”，是全世界实力最大的。

“举国大公司”发挥它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形式，和世界最大的经济实力，利用不对等的国际贸易，迅速发展，占领世界各个领域的主导地位。而中共对国内的控制越来越紧，越来越全面。理解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关键就是一个词：控制。对所有的方面的绝对控制。

著名的共产主义经济改革专家、已故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 (Janos Kornai)，惊呼在中共的培育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怪兽，“中国国内正在发生令人不寒而栗的变化”。而更令他后悔的是，他曾经积极的参与建造这个巨兽 (Kornai, 2019)。他说：

西方知识分子不也应该为这场噩梦负责吗？我们不仅赞同地看著中国的转型，而且积极为这些变化做出了贡献。我们是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的现代版本，这是 19 世纪一位实验科学家的故事，他使用那个时代的技术：电击使尸体复活。复活的生物，变成了一个杀气腾腾的怪物。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为不抗议中国怪物的复活而承担了道义责任，或者更糟的是，因为我们已经扮演了积极的顾问角色。我包括我自己：我参加了 1985 年的巴山会议。七位西方经济学家和中国主要决策者被安排在一艘漂浮在长江上的豪华船上。我讲过如何将国家转变为市场经济。当市场改革开始时，我的书面和口头想法，包括我的《短缺经济学》一书，产生了强大的影响。我并不孤单。许多其他西方知识分子聚集在会议上，分享他们的想法。我们都同意，市场化和私有财产的电击会给毛时代冻结的中国带来新的生机。我们所有倡导这个计划的人都是弗兰肯斯坦。现在，可怕的怪物来了。

科尔奈呼吁：“西方知识分子现在必须设法遏制北京”。

根据我对“举国大公司”的长期研究，我写了一本英文学术著作，叫做 The Rise of China, Inc. 《中国大公司的崛起》，将于 2022 年初由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Li, 2022)。

当然，这个“举国大公司”不是没有挑战的。对它最大的挑战，就是它必须和世界接轨，必须从世界取得技术和投资、同时向世界输出他的产品，也就是说：它必须对外开放。但是，为了维护中共对这个大公司的绝对控制权，就必须保证中国的舆论一致，不得有任何对中共的批评，不得有什么要求民主、自由、法治的声音，这又要求“举国大公司”必须对外关闭。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中共有三个选择：一个是维持现状。但这样国内老百姓接触了外国的新的概念，总要批评政府、批评中共，这是中共头疼的事情。第二个选择是向世界民主体制靠拢，建立法制，但中共已经说了：“坚决不走西方民主宪政的道路”。第三个选择是：让世界向中共靠拢，用中共超级大口袋里的钱大撒币，收买世界，不要批评中共体制 (Li, 2020)。同时利用中国的巨大市场作为诱饵和威胁，把贸易作为工具，再用强大的武力，胁迫世界不要批评中共。

民主世界的应对

对世界上以美国为主的民主国家，如何应付“举国大公司”的挑战？如果允许“举国大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和其他国家的公司竞争，那么谁也不是它的对手--因为它是政府和公司的混合物。再者，“举国大公司”的增长率高于成熟民主国家，也高于世界的平均值，长远来看中国的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会变得更大，所以，如果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更难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中共会反对。那么在民主对独裁的角力中，力量对比如何？中共这一独裁体制面对民主体制，在世界市场上，究竟谁更依赖谁呢？

两者的互动有这样几种可能：一，民主国家之间贸易；二，独裁国家之间贸易；三，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贸易；四，独裁国家闭关自守。在第一种情形下，民主国家贸易可以互利。在第二种情形下，独裁国家

贸易无法互利，他们更多的是互相争斗。在第三种情况下，独裁国家就会利用民主国家的自由和开放体制，腐败后者的官员，盗窃后者的技术，这是独裁国家最喜欢的组合。在第四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独裁国家把门关上，没有外来资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就会陷入内斗。所以，独裁国家更需要民主国家的市场和合作。当然独裁大国家往往会对民主国家分而治之、一一击破。所以民主国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对付独裁大国方可有效。

总之，答案是在全世界民主国家手裡。

推动中共做实质性改变，要付出成本。民主国家愿意吗？姑息和妥协，可以暂时和平共处，甚至还可以从中国赚钱，但长远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我们做一个决策树的分析，民主国家如果团结起来，面对“举国大公司“，在第一层次的决策是：是否要求中共做实质性改变？如果他们不要求，假以时日，中共将是世界上比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大很多的经济体经济军事实体，对世界现有秩序不利。如果他们要求，中共会反弹，所以对这些国家是有成本的。如果他们要求中共改变，中共也有两个选择：变和不变。如果中共做出了实质性改变，中国逐渐建立民主法治，这不仅对中国是一件幸事，而且对世界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中共不变，那也有可能被世界孤立、被民主国家孤立，而我们前面讲了，孤立的独裁政权会经济萎缩、陷入内斗。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共可能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而走向民主法治，即先孤立、再改革，殊途同归，对中国和世界都是幸事。

当然，中国是否选择走向民主法制，最终是中国大多数人自己的选择。但是民主国家可以选择有效的政策支持这个选择。而且民主国家要求中共改变，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以美国为例，我分析了中国在三种情况下对美国的影响：（1）中国保持现状，（2）中国和美国脱钩、闭关自守，（3）中国做出实质性改变、建立法制。我分析了这三种情形对美国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影响。包括：就业市场、消费市场、美国企业在中国、贸易平衡、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大学的生源和收入、保护科技和人才不流失、国家安全、限

制中共的影响。我分析的结果是，中国做出实质性改变对美国最好，和中国脱钩对美国第二好，中国保持现状是对美国最不利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美国和世界民主国家应该如何同中国打交道，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References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2021. People Should Have the Right to Read and Criticize the Leader. *Modern China Studies*, 28(2).

Doshi, R. 2021. *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 Long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ngrich, N. 2019. *Trump vs. China: Facing America's Greatest Threat* New York: Center Street.

Kornai, J. 2019. Economists share blame for China's 'monstrous' turn. *The Financial Times*, July 10 (<https://www.ft.com/content/fl0ccb26-a16f-11e9-a282-2df48f366f7d>): Accessed Oct 17, 2019.

Li, S. 2019. When a Scholar Meets China's Red Guards. *The American Spectator*, Oct 19 (<https://spectator.org/when-a-scholar-meets-chinas-red-guards/>): Accessed 10/11/2021.

Li, S. 2020. Leading by Bribing: Evidence from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in press.

Li, S. 2022. *The Rise of China, Inc.: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ransformed China into a Giant Corpor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 S., & Alon, I. 2020. Chin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vocation: A political economy view.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3: 60-72.

Li, S., & Farrell, M. 2020a. 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 press.

Li, S., & Farrell, M. 2020b. The Emergence of China, Inc.: Behind and beyond the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in press.

Li, S., Li, S., & Zhang, W. 2000. The road to capitalism: Compet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8: 269-292.

Lin, J. 2012.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llsbury, M. 2015.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2021. 《科技日报》报道 35 项“卡脖子”技术&中国尚未掌握的 60 余项核心技术清单. *FDX Fund*, April(<https://www.fdx-fund.com/cn/case-detail-1553.html>): Accessed 11/25/2021.

Tai, K. 2021.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of Ambassador Katherine Tai Outlining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ew Approach to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 *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Oct 4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october/remarks-prepared-delivery-ambassador-katherine-tai-outlining-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ew>): Accessed 11/25/2021.

Wen, G. 2019. Industrial policies revisited. *The Financial Times (Chinese edition)*, Jan 17: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081?full=y&archive>.

Zhang, W. 2019. The China model view is factually false.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17(3): 287-311.

* * *

李少民 (Shaomin Li) , 美國歐道明大學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國際商業講座教授 (Eminent Scholar an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 電郵: sli@odu.edu

Copyright of Modern China Studies is the property of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Foundation and its content may not be copied or emailed to multiple sites or posted to a listserv without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However, users may print, download, or email articles for individual use.